

采果集

〔印〕泰戈尔著

汤永宽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采 果 集

〔印度〕泰戈尔

汤 永 宽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 南昌

内 容 提 要

泰戈尔是印度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也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文学家，曾获诺贝尔奖金。他的作品在各国广为流传，是百读不厌的珍品。本书是他的一部著名的散文诗集。书中那些歌唱真理，歌唱大自然、生命和爱情的篇章，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富于哲理，韵味无穷，给人以庄穆恬静的美感。

译 者 序

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是印度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也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文学家。他出身于加尔各答的一个地主家庭，十五岁就开始写作。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写了几十个诗集、十几部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以及不少戏剧、散文、政论等。他同时又是作曲家、画家和教育家，写过不少爱国歌曲，在印度广泛流传。但泰戈尔主要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诗集如《新月集》、《飞鸟集》、《吉檀迦利》、《园丁集》、《游思集》等已先后在我国翻译出版。

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在1881年就曾著文谴责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的罪恶行径，1924年来我国访问，在此之前，又公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山东，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他更多次愤怒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声援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正义战争。

泰戈尔的诗歌洋溢着反对封建，反对种姓制度，反

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统治的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他积极参与了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发表演说，编写激越的爱国歌曲，同人民一起参加示威游行。三十年代他更以诗歌作为武器投入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

自然，泰戈尔的世界观是矛盾的，他早期的作品在揭露剥削阶级的虚伪残忍的同时，又寄希望于他们的仁慈和赐舍；有些诗歌流露出宗教神秘色彩，有时不免晦涩。但是从他整个创作倾向来说，这些无损于他作为处于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文学的一位伟大诗人的光辉形象。1913 年泰戈尔因“他对真理的热切探求、思想的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以及在他许多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我喜爱泰戈尔的散文诗，他的那些歌唱真理，歌唱大自然、生命和爱的篇章，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富有哲理，发人深思，象一片浩淼湛蓝的湖水，给人以庄穆恬静的美感。二十四年前我曾译出泰戈尔的《游思集》。这次蒙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敦促，重读这位大师的诗集，译出《采果集》。年光流驶，不觉已华发满鬓，然而我竟不曾随岁月俱进，译诗时深感自己语言的滞涩。希读者指正。

译　者

一九八〇年秋

一

吩咐我，我就将采集我的果实，满筐满筐地送往你的庭院，尽管有的已经失落，有的还没有成熟。

因为这季节已丰富得不堪负载，而浓荫里正传来牧羊人哀伤的笛声。

吩咐我，我就将在河上扬帆启航。

三月的风烦躁不安，它把滞缓的波浪吹得汩汩作响，

果园已经献出它的一切，在这黄昏的疲惫的时分，你的呼唤在夕阳余晖中从你那所岸边的屋子传来。

二

我的生命在年轻时象一朵花——一朵从它的丰富中放出一片或两片花瓣而从不感到损失的花，当和煦的春

风来到它的门前恳求的时候。

如今当青春老去，我的生命象一个果实，它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予，等待着把它自己和它充盈的甜蜜全部呈献。

……*

四

我醒来，发现他的信与黎明俱在。

我不知道信里说的什么，因为我不识字。

我且让聪明人自去读他的书，我不想去麻烦他，因为谁知道他是否能看懂这信里说的话。

让我把信高高举到我的前额，把它紧紧贴在我的心头。

当夜阑人静，星星一颗颗闪现，我把信摊在我的膝头，静静地守着。

那林中沙沙的叶声将高声地把信读给我听，潺潺的流水将喃喃念出这封信，而那智慧的七星将从天际把信唱给我听。

我无法找到我所寻求的，我也无法理解我所愿意知道的；但这封没有读过的信已经减轻了我的负担，而且

* 三，原缺

把我的思绪化了歌曲。

五

一把尘土能掩去你的暗示，当我不懂得它的含义的时候。

如今我已较能解事，我悟出了它以前掩藏的全部意义。

它被绘成了一片片花瓣；浪花以泡沫使它闪烁发光，群山把它高高举在山巅之上。

我以前把头从你面前转开，因此我解错了信的含义，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六

在铺设道路的地方，我迷了路。

在浩淼的海上，在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儿路的痕迹。

群鸟的翼翅，点点的星火，四季流转的繁花，掩没了路径。

于是我问我的心，是不是它的血液里自有智慧，能找到那看不见的道路。

七

唉，我不能留在这所屋子里，因为这个家已经不是我的家，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呼唤，他正沿着大路走来。

风已停息，海在呻吟。

我撇下我所有的烦恼和疑虑，去跟踪那无家可归的波浪，因为那异乡人在呼唤，他正沿着大路走来。

八

准备出发吧，我的心！让那些必须停留的人徘徊不前吧。

因为在清晨的天空中，已经在呼唤你的名字。

不用等谁了！

花蕾企求的是夜和露，而盛开的花朵却要求光明的自由。

冲出你的护鞘，去吧，我的心！

九

当我留恋于我积聚的财富之中时，我觉得我仿佛是一只蛀虫，在黑暗中啃啮它所由滋生的果实。

我要离开这座腐朽的牢狱。

我不愿出没于这种腐朽的静止之中，因为我要去寻找永恒的青春；我抛却一切不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不似我的笑声一般轻盈的万物。

我在时间中奔驰，而你，哦，我的心，在你的四轮马车里，那行吟诗人且歌且舞。

十

你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你的身边，让我当着众人的面坐在高高的座位上，直到我变得战战兢兢，不能动弹也不能自由行动；每走一步我都疑虑重重，考虑再三，唯恐踩上人们蔑视的荆棘。

我终于得到了解放！

打击来临了，侮辱的鼓声擂响了，我的座位坠落在尘埃之中。

在我的前面，我的道路已经开通。

我的双翼满怀着对天空的渴慕。

我要飞去与那夜半流驶的星星会合，投入那深邃的阴影。

我恍如那暴风雨所追逐的夏云，它扔掉金冠，象一把利剑似地把霹雳挂在闪电的链环上。

狂喜中，我在卑贱者行走的尘埃飞扬的小路上奔跑；我朝着你的最后的欢迎逼近。

当婴儿离开了子宫，他便发现了母亲。

当我被撵出了你的家，离开了你，我就能自由地看见你的面容。

十一

我这串镶着珠宝的项链，它打扮我只是为了嘲笑我。

当它挂在我的颈子上的时候，它擦伤我；

当我使劲要把它扯下来的时候，它又使我窒息。

它卡住我的喉咙，阻塞我的歌声。

倘若我能把它呈献在你手中，我的主人，我就会得救。

把它从我的颈子上取走吧，而用一只花环把我束在你的身边作为交换，因为如果颈上戴着这串珠光宝气的项链站在你的面前，会使我感到羞愧。

十二

山下远处，朱木拿河清澈而湍急地奔流；河上，堤岸皱眉蹙额地矗立着。

群山林木森森，飞湍奔泻的激流，随处可见。

锡克教的大师高文达坐在岩上读经，这时他那自诩富有的门徒拉古纳斯走来向他鞠躬施礼，说道："我给您带来了一份不成敬意的薄礼。"

说着，他在老师面前拿出一对嵌着宝石的金手镯。

大师拿起一只手镯套在指上转动，手镯上颗颗钻石放出道道霞光。

突然间，那只手镯从他的指头滑出，滚下堤岸落入水中。

"哎呀"拉古纳斯尖叫一声，便跳进流水。

老师目不转睛看着他的经卷，河水卷起又吞下它所

窃取的一切，又径自奔流前去。

白昼消逝了，这时拉古纳斯精疲力竭，水淋淋地回到他的老师身边。

他喘息着说：“如果您告诉我手镯掉在哪儿，我还是能把它找回来的。”

老师抓起那留下的一只手镯，把它扔进水中，说道：“就在那里。”

十三

前进不息是为了每时每刻都能遇见你，

旅伴呵！

歌声是为你的步履落地而唱。

那为你的呼吸所触动的人，他并不凭借堤岸的庇护随波逐流。

他毫无顾忌地迎风扬帆，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

那把自己的门敞开，向前走去的人，他受到你的问候。

他决不为计算所得或悲叹所失而驻留，他的心为他的征途擂起鼓声，因为这是与你并步前进的出征，

旅伴呵！

十四

在这个世界里，我应得的最好的部分将来自你的手中：这是你的诺言。

因此你的光辉在我的泪珠中闪烁。

我怕别人来引导我，唯恐因此失去你，在一条大路的角落，你正等着我做我的向导。

我任性地走我自己选择的路，直到我的愚蠢的行为把你引诱到我的门前。

因为你许诺过我，在这世界上我应得的最好部分将来自你的手中。

十五

我的主人，您的话语简单明了，可是那些谈起您的人，他们的语言却不是那样。

我懂得您的星星的话语，懂得您的树林的静寂。

我知道我的心会象一朵花那样开放；也知道我的生命在一个隐秘的泉边已经把自己充盈。

您的歌，象来自冷寂的雪原的飞鸟，飞到我的心里

筑巢，等待那四月的温暖，而我却满足于期待那欢乐季节的来临。

十六

他们认得路，他们循着那条陋巷去寻找你，可是我到处飘泊，直到夜色降临，因为我是愚昧无知的。

我受过的教育不足以使我畏惧隐没在黑暗中的你，所以我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你的门前。

聪明的人们斥骂我，命令我走开，因为我没有打从陋巷里来。

我疑惑地转过身去，但是你紧紧拉住了我，于是他们一天比一天大声斥骂我。

……*

十八

不，不该由你来揭开花蕾，使它绽放花朵。

任凭你摇动花蕾，拍打花蕾；要使它开花，不是你

* 十七，原缺

力所能及的。

你的触摸玷污了它，你把它的花瓣撕成碎片，委弃在尘土里。

但是看不见绚丽的颜色，也闻不到馥郁的芳香。

啊！不该由你来揭开花蕾，使它绽放花朵。

能揭开花蕾的人，他做得非常简单。

他只消瞅它一眼，生命之液就流遍它的血脉。

他吹一口气，花朵就张开翅膀，在风中颤摇。

缤纷的色彩象内心的渴望一样涌现，馥郁的芳香沁出一缕甜蜜的秘密。

能揭开花蕾的人，他做得非常简单。

十九

园丁苏达斯从他的水罐里抽出严冬残留的最后一朵莲花，走到宫殿门前，想把莲花卖给国王。

在宫门前，他遇见一个旅人对他说：“请问这朵最后的莲花值多少钱——我要把这朵莲花奉献给佛陀。”

苏达斯说：“如果你付出一枚金马沙，莲花就归你。”

旅人给了他一枚金马沙。

这时，国王走出来，他想买这朵花，因为他正要去

朝拜佛陀，他想："如果把这朵在冬天开放的花呈献在他的脚下，那将是一件多妙的事。"

当园丁说他已经收下了一枚金马沙的时候，国王给了他十枚金马沙，但是那个旅人愿意付出双倍的价钱。

园丁是个贪心人，看到他们为了佛陀在哄抬价格，他想从佛陀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他弯身致礼说："我不能出卖这朵花了。"

城外，在芒果树林静寂无声的浓荫里，苏达斯站在佛陀面前，佛陀的唇上憩息着爱的静寂，眼睛闪耀着安谧，象露湿的秋天的晨星。

苏达斯凝视着他的脸，把莲花放在他的脚边，叩首尘埃。

佛陀微笑着问道："你想要什么，我的儿子？"

苏达斯叫道："我只想碰一碰你的脚。"

二十

让我做你的诗人吧，哦，夜，蒙纱的夜！

有些人在你的阴影里默默无语地静坐了多少年代，让我唱出他们的歌声。

把我载上你那无轮的马车吧：悄无声息地奔驰于四

极八荒，你这深居时间宫殿里的帝后，你这黝黑的美人！

多少喜爱寻根究底的人偷偷溜进你庭园，在你没有灯火的屋子里徘徊，寻找答案。

多少颗心被那未知射出的喜悦的箭簇穿透，从心中迸发出欢乐的赞歌，把黑暗震得摇摇欲坠。

那些不眠的人，在星光中瞠目凝视他们突然发现的宝藏。

让我做他们的诗人，哦，夜，做你那深不可测的静寂的诗人。

二十一

总有一天我会遇见在我内心的生命，会遇见那藏在我的生命中的喜悦，尽管流逝的岁月用它们无谓的尘埃扰乱我的道路。

我曾在它隐约的闪现中认识了它，它一阵阵的呼吸吹到我的身上，使我的思绪一时变得芳香动人。

总有一天我会遇见在我身外的喜悦，它滞留在光明的帷幕后面——而我就将站在充溢的寂莫之中，在那里世间万物一览无余，犹如它们被造物主看到的一样。

……*

* 二十二，二十三，原缺

二十四

夜色深沉，你在我生命的沉默中酣睡。

醒来吧，哦，爱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打开这扇门，我只能在门外伫立。

时间在等待，星星在谛视，风已停息，静寂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

醒来吧，爱，醒来吧！把我的空杯斟满，用一口歌唱的气息把这静寂的夜吹皱。

二十五

清晨的鸟儿在啭鸣。

当黎明犹未破晓，夜之龙把天空冷冽而黑暗地团团缠住的时候，他是从哪儿觅得这清晨的歌词的呢？

告诉我，清晨的鸟儿，他是怎样透过这天空和绿叶双重覆盖的夜幕找到进入你的梦中的道路，找到来自东方的使者的呢？

世界并不相信你，当你喊道："太阳出来了，黑夜已经过去。"

哦，沉睡的人，醒来吧！

赤露你的额头，等待那第一线光明的赐福，满怀欣喜的信念同清晨的鸟儿一起歌唱吧。

二十六

我心中的乞丐举起瘦嶙嶙的双手伸向无星的天空，对着黑夜的耳朵喊出饥饿的声音。

他向失明的黑暗祈求，这失明的黑暗象一位堕落的神，躺倒在失去希望的凄凉的天国。

欲望的喊声绕着一道绝望的裂罅回旋，象一只哀鸣的鸟绕着空巢盘旋。

但是当清晨在东方的边沿抛下锚链的时候，我心中的乞丐欢跃着叫道：

"多亏聋聩的夜拒绝了我的祈求——它的保险箱里已经空无一物了。"

他喊道："啊，生命，啊，光明，你是宝贵的！我终于认识了你，这种喜悦也是宝贵的！"

二十七

萨纳丹在恒河边正数着念珠祈祷，一个衣衫褴褛的婆罗门来到他的面前说:“救救我，我好苦啊!”

“我只有一只施舍碗了，”萨纳丹说。“我已经把我的东西都给光了。”

“可是大自在神托梦给我，”婆罗门说，“教我前来求你。”

萨纳丹忽然想起他曾在河堤边卵石堆里捡到一块无价的宝石，当时他想，有人也许需要它，便把它藏在沙里。

他给婆罗门指出了地点，婆罗门惊异地挖出了那块宝石。

婆罗门坐在地上，独自沉思，直到夕阳沉落在树林后面，放牛倌都赶着牛群回家了。

于是他站起来，缓步走到萨纳丹面前说道:“大师，有一种财富足以笑傲世间一切财富，请给我一丁点儿那样的财富。”

说罢，他把那块珍贵的宝石扔进河里。

二十八

一次又一次我来到你的门前，伸出双手要求你给我多些，更多些。

你给了又给，有时迟缓而稀少，有时急疾而过量。

有些我保存下来，有些我任它失落，有些沉甸甸地放在我的手上；有些我把它做成玩具，当我玩腻了又把它砸碎；直到你给我的礼物，打碎的和储存的，多得不可胜数，最后遮住了你，而我则因永无止息的期待而灰心丧气。

拿去吧，啊，拿去吧——现在已成为我的呼喊。

把这个乞丐碗里的东西全打碎吧：吹灭这盏讨厌的守夜人的灯吧，抓住我的双手，把我从这堆还在日积月累的你的礼物中拉出来，提升到你所在的空阔而赤露的无限中去。

二十九

你把我置于失败者之列。

我知道我不该取胜，也不能离开这场比赛。

我将跃入深渊，虽然结果只能沉向水底。

我将参加这场使我毁灭的比赛。

我将把我所有的一切作赌注，当我输去最后一分钱的时候，我将把我自己作赌注，这样我想，我将从我彻底的失败中赢得这场比赛。

三十

一抹欢乐的微笑掠过天空，当你给我的心穿上破衣烂衫送她上路去乞讨的时候。

她挨家挨户地乞讨，多少次当她的碗里快要盛满的时候，她就给人抢劫一空。

疲惫的一天过去，她举着她可怜的碗，来到你的宫殿门口，你走出来握着她的手，让她坐在你身旁的宝座上。

三十一

“你们中间有谁愿意行善赈济饥民？”希拉伐斯蒂

城饥荒严重，释迦问他的信徒们。

银行家拉特纳卡耷拉着脑袋说：“我的全部财产远远不够赈济饥民所需要的巨大的财富。”

国王的军队司令贾伊斯说：“我乐意献出我生命的鲜血，我家里吃的东西也不够。”

达马帕耳广有良田，他叹了口气说：“旱魃已经把我的田亩都吮干啦，我不知应该怎样向国王交纳税赋呢。”

这时，乞丐的女儿苏普里雅站了起来。

她向大家弯身致礼，谦卑地说：“我愿意赈济灾民。”

“啊！”他们惊呼道。“你怎样才能实现你的誓言呢？”

“我比你们谁都穷，”苏普里雅说。“这就是我的力量。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家里，有我的钱箱和仓库。”

三十二

我不认识我的国王，所以当他要求交纳贡物的时候，我居然想躲起来，不偿还债务。

我逃逸，逃之于白天的工作和夜里的梦。

但是他的要求时刻都在追逐我。

于是我开始领悟原来他认识我，而且没有为我留下一块属于我的地方。

现在我愿意把我的一切奉献在他的脚下，而取得在他的王国里拥有我一席之地的权利。

三十三

当我想要给你塑造一个从我的生命中构想的形象，让世人膜拜的时候，我取来了我的尘土，我的欲望，我的彩色缤纷的幻想和梦。

当我请求你用我的生命塑造一个你心中构想的形象，让你爱恋的时候，你取来了你的火和力量，真理，优美和安谧。

三十四

“陛下，”仆人向国王报告说，“圣徒纳罗塔姆不

愿屈尊到您的王族的寺庙里去。

“他在大路边的树林下唱着赞美上帝的颂歌。寺庙里礼拜的人们全跑掉啦。

“他们都围在他的身边，象蜜蜂围着白莲，而撇下盛满了蜜的金缸，不加理睬。”

国王心里懊恼，他走到纳罗塔姆在草地上坐着的地方。

他问到：“父啊，为什么不到我盖着金顶的寺庙里去，却在外面坐在尘土里宣讲上帝的爱？”

“因为上帝不在你的寺庙里，”纳罗塔姆说。

国王皱起眉头说：“你不知道建筑这座艺术的奇迹化了两千万金币吗？也不知道曾经举行过隆重的仪式把它奉献给上帝吗？”

“是的，我都知道，”纳罗塔姆答道。

“就在那年，当时你成千上万的百姓房子烧毁了，他们站在你的门前恳求帮助而一无所得。

“那时上帝说：‘这个可怜的人，他不能给他的兄弟们容身之所，却要给我建造庙殿！’

“于是他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起留在路边的树林下。

“而那金泡里除了高傲的热气，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国王怒气冲冲地喝道：“离开我的国家。”

圣徒镇定自若地说："是的，把我放逐到你放逐我的上帝的地方去吧。"

三十五

号角掉落在尘土里。

风已倦怠，光已熄灭。

啊，不祥的日子！

来吧，战士们，举起你们的旗帜，歌手们，你们也唱着战歌来吧！

来吧，行进的朝拜者，快奔向你们的旅程！

号角在尘土中等着我们。

我正带着晚祷的献礼走向寺庙，在一天尘埃满面的劳累之后，想寻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希望我的创痛能治愈，长袍上的污渍能洗净，这时我发现你的号角掉落在尘土里。

现在不正是我应该点亮我的夜灯的时候吗？

夜不是已经给星星唱过催眠曲了吗？

哦，你这血红的玫瑰，我的睡梦的罂粟却已暗淡失色，枯萎凋零！

我确信我的飘泊流离的生活已经过去，我的债务已经全部清偿，当我蓦地瞥见你的号角委弃在尘土之中的时候。

请用你的青春的咒语把我沉沉欲睡的心唤醒吧！

让我对生命怀有的喜悦象火焰般燃烧。

让那唤醒的尖箭支支射穿黑夜的心，让一阵恐惧的震颤摇落那昏聩和无能吧。

我已经前来从尘土中捡起你的号角。

酣睡已不再属于我——我将穿过如阵雨一般的密箭而前进。

有些人将从他们的屋子里跑出来，来到我的身边——有些人将暗暗哭泣。

有些人将在床上转辗反侧，在噩梦中呻吟。

因为今夜你的号角就要吹响。

我曾向你要求和平，而得到的只是羞愧。

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请为我披上甲胄！

让那忧患困苦的打击，把烈火扫进我的生命。

让我的心在痛苦中搏动，化作你的胜利的鼓声。

我的双手将空空的一无所有，为了拿起你的号角。

三十六

当他们在欢欣若狂中扬起尘土，玷污了你的袍服的

时候，哦，美丽的神，我的心为之悲痛欲绝。

我向你呼喊，并且说：“拿起你的惩罚的戒杖审判他们。”

晨光照着他们通宵狂欢而发红的眼睛，在洁白的百合花盛开的地方闻到他们恶浊的气息，星星透过深邃的神圣的夜幕注视着他们狂饮欢宴——注视着那些扬起尘土玷污你的长袍的人，“哦，美丽的神！”

你的审判的座位在花园里，在春天鸟声的鸣啭里，在浓荫的河岸边，那儿树林轻声细语与汩汩的波声相应答。

哦，我的爱人，当他们沉溺于激情的时候，他们毫无怜悯。

他们在黑暗中潜行，想劫走你的珠宝饰物，装点他们自己的欲望。

当他们殴打你，使你痛苦的时候，也使我痛彻心肺，我向你呼喊说：“拿起你的剑，哦，我的爱人，审判他们！”

啊，你的正义却是警觉的。

一位母亲的眼泪洒落在他们的傲慢无礼上；一个爱人的不灭的信念把他们反叛的利矛藏在它的伤口里。

你的审判在那无眠之夜的无言的痛苦中，在那贞洁的羞赧中，在那凄凉的夜的泪珠中，在那宽恕的苍白的晨曦中。

哦，令人敬畏的神，在他们沉溺于肆无忌惮的贪婪

的时刻，他们夤夜翻过你的大门，冲进你的宝库，劫走你的东西。

但是他们劫掠的赃物越来越重，重得带不走也搬不动。

于是我向你呼喊说：“饶恕他们，哦，令人敬畏的神！”

宽恕迸发为暴风雨，降落大地，把赃物都散落在尘土。

你的宽恕在那陨落的雷石中，在那阵雨般洒下的鲜血中，在那夕阳愠怒的残照中。

三十七

释迦的门徒乌帕古普塔酣睡在马土腊城墙边的尘土中。

家家户户灯都灭了，门都闭了，八月阴暗的天空掩去了群星。

那脚镯叮当、突然碰到他的胸脯的是谁的双脚？

他瞿然而醒，一个女人手里擎着灯，灯光照亮了他宽容的眼睛。

这是舞蹈女郎，头饰珠宝，披着浅蓝色的斗篷，沉醉在美酒般的青春之中。

她把灯儿凑近，打量那张年轻的脸，一张严肃而俊美的脸。

“原谅我，年轻的苦行者，”女人说。

“请光临寒舍吧，地上可不是睡觉的地方。”

苦行者回答说：“女人，你别管我；时机成熟，我自会去找你。”

猛然间，一道闪电，黑沉沉的夜露出了牙齿。

暴风雨从天边轰然而至，女人恐惧地战栗着。

…………

路边树林的枝桠因为花朵盛开而感到痛苦。

在春天和煦的空气中，从远处飘来欢乐的笛声。

人们都到林子里去了，去欢庆百花节去了。

中天的圆月凝眸注视着这座万籁俱寂的城市的阴影。

那个年轻的苦行者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踽踽，头顶上，情思恹恹的杜鹃在芒果树的枝头倾吐它们失眠的哀诉。

乌帕古普塔穿过一道道城门，伫立在护城堤下。

那患着黑死病，遍体伤痕斑斑被匆匆赶出城外，如今倒卧在城墙阴影里的女人是谁?

苦行者在她身旁坐下来，把她的头放在膝上，用水润湿她的嘴唇，给她的身上涂上香膏。

“你是谁，慈善的人？”女人问道。

“看望你的时间终于来临，于是我来了。”苦行者

答道。

三十八

我们之间不仅是爱情的嬉戏，我的爱人。

那呼啸的暴风雨之夜，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扑来，吹灭了我的灯：于是暧昧的疑虑如乌云四合，抹去了我天空所有的星星。

河堤一次又一次地崩裂，任洪流卷走我的庄稼，哀号和绝望把我的天空撕得粉碎。

如今我已领悟：在你的爱里自有痛苦的打击在，但这决非死亡的冷漠无情。

三十九

大墙坍圮，光明象神圣的笑声冲进来。

胜利，啊，光明！

黑夜的心已经被你刺穿！

用你闪烁的长剑把那缠成一团的疑虑和软弱的欲望劈成两爿吧。

胜利！

来吧，你这不可调和的！

来吧，你这洁白无瑕使人凛然不可侵犯的。

啊，光明，在火的行进中，你的鼓声冬冬，红色的火炬高高举起；在光芒闪射之下，死亡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十

啊，火，我的兄弟，我向你歌唱胜利。

你是那敬畏的自由的鲜红的形象。

你在空中挥舞双臂，你用你迅疾的手指划过琴弦，你的舞曲是那么美丽动听。

当我的岁月已尽，大门也已打开的时候，你就将把束缚我手脚的羁绊全都烧成灰烬。

我的躯体将与你化为一体，我的心将卷入你狂烈的旋转之中，我的生命，那燃烧着的炽热，也将在刹那间闪烁发光，融入你的火焰。

四十一

船夫已出海夜航，渡越那波涛汹涌的大海，

船桅因狂风满帆而感到痛楚。

天空被夜的尖牙咬伤，坠落在笼罩着恐怖的海上。

波涛滚滚，浪峰扑向这罕见的黑暗，船夫正在海上，他要渡越这波涛汹涌的大海。

船夫出海了，我不知道他要去奔赴什么约会，他那骤然出现的白帆，惊动了黑夜。

我不知道他最后在哪儿登上岸滩，走向那点着灯火的静寂的庭院，找到正坐在地上等着的她。

他一叶扁舟，不管狂风暴雨也不管天昏地黑，究竟要寻求什么?

小舟满载着珍珠和宝石吗?

啊，不，船夫身边并无珍宝，他只是手里拿着一朵洁白的玫瑰花，嘴角唱着一支歌。

这是献给那点着灯在黑夜独自守望的她的。

她住在路边的茅屋里。

她的披散的长发在风中飞舞，掩去了她的眼睛。

暴风雨透过她的破敞的门扉呼啸而入，陶制的灯盏火光摇曳，在墙上投下幢幢黑影。

她从狂风的嚎叫声中，听见他在呼唤她的名字，她那不为人知的名字。

船夫出海已经很久了。

天色犹未破晓，他来敲门的时候还早。

不会有人敲起鼓声，也不会有谁知道。

但是光明必将普照这间茅屋，尘土必将受到祝福，心儿也必将欢悦。

当船夫来到岸边的时候，一切疑虑必将在寂静中消失。

四十二

在人世狭窄的溪流中，我紧紧守住这具生命的筏，我的躯体。当我抵达彼岸时，我弃之而去。

此后又将如何呢?

我不知道彼岸是否有光明，是否一样也有黑暗。

那未知者是永恒的自由:

他的爱是无情的。

珍珠在黑暗的牢狱里暗哑无言，他为了获取珍珠而打碎了贝壳。

你为那逝去的岁月沉思和哭泣，可怜的心!

为那即将来临的日子欢欣吧!

时钟已经敲响了，哦，朝拜的人!

现在是你临歧抉择的时候了!

他的脸将再一次显现，你必将邂逅。

四十三

在释迦的遗骸之上，国王比姆比萨尔建造了一座圣庙，一种以洁白的大理石表达的敬意。

每当黄昏时分，王室所有的新娘和公主都上圣庙去献花燃灯。

当王子成为国王以后，在位期间他血洗了父王的信念，用神圣的经卷点燃起牺牲的火。

秋日将暮。

晚祷的时刻已近。

王后的侍女，虔诚信奉释迦的希里玛蒂，圣水沐浴后，把一盏盏明灯和素白的鲜花放在金盘里，默默地抬起眼睛望着王后的脸。

王后惊恐地颤抖着说："蠢丫头，难道你不知道，不论是谁上佛庙去奉献祭礼一律处以死刑吗？"

"这是国王的意愿。"

希里玛蒂深深一躬，便转身走出房门，来到王子的新嫁娘阿米塔的面前站住。

一面抛光的镜子搁在新娘的膝头，她正对镜梳妆，把乌黑的长发编成辫子，在头发分路处点上一颗鲜红的吉祥痣。

当她看到这个年轻的侍女时，她两只手都哆嗦起来，她叫道：“你想给我招来多大的灾祸？马上离开我。”

公主苏克拉坐在窗边，凑着夕阳的余晖正读着一部爱情小说。

当她看见捧着神圣的献礼的侍女来到她的门前，她吓了一跳。书从她膝上掉落下来，她凑在希里玛蒂的耳边悄声说：“你别去找死，大胆的丫头！”

希里玛蒂挨门逐户奔走。

她扬起了头，高声喊道：“王室的妇女们，快来啊！”

“礼拜佛陀的时候到啦！”

有的迎面把她们的门砰地关上，有的斥骂她。

白昼的最后一抹余晖从王宫塔楼的青铜圆顶上消失了。

深沉的阴影降落在大街小巷的角落；市嚣已寂；大自在天神庙的锣声宣告晚祷的时刻已经来到。

秋天的夜空象湖水一般清澈深邃，星星因光明而颤动，这时御花园的卫兵们从林间惊讶地瞥见佛庙前明灯高照。

他们拔剑奔去，喝道：“你是谁，蠢东西，你不怕死？”

“我是希里玛蒂，”一个柔美悦耳的声音回答，“佛陀的仆人。”

接着，她的心头迸出鲜血，染红了冰凉的大理石。

于是在星星静寂无声中，佛殿座前最后一盏祭灯熄灭了。

四十四

那站在你与我之间的日子，在向我们作最后的鞠躬告别。

夜把面纱蒙上了她的脸，也掩去了那盏在我卧室里燃着的灯火。

你那沉默的仆人悄无声息地走来，为你铺上新娘的红毯，好让你在无言的静寂中和我独自坐在那里，直到黑夜逝去。

四十五

我的黑夜已在悲伤的床上逝去，我的双眼也已感到

倦怠。我的沉重的心却还没有准备好去迎接那充满着喜悦的黎明。

给这赤露的光明盖上一袭轻纱吧，把这耀眼的闪光和生命的舞蹈从我身边唤走吧。

让你那轻柔的黑暗的斗篷把我盖在它层层的折褶里，也把我的痛苦暂时盖起来，别让它承受这世界的压力。

四十六

我能报答她所给予我一切的时刻已经过去。

她的夜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早晨，而你也已经把她抱在你的怀里：因此我给你带来我以前想对她表示的感谢和我以前想赠给她的礼物。

为了我过去对她的一切伤害和冒犯，我来到你的面前请求宽恕。

我献给你我这朵朵爱情的鲜花，当年她曾等待花儿开放，那时它们犹含苞未放。

四十七

我发现有几封我的旧信珍重地藏在她的匣子里——一些供她的记忆摩挲的小玩艺。她怀着一颗怯生生的心，想从时间的汹涌的流水中偷偷地藏下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说“这些只是属于我的!”

啊，如今没有一个人要求占有这些信了，尽管他能付出爱恋的关切，作为它们的代价，但它们仍然留在这里。

的确，这世间自有爱在，使她不致丧失殆尽，一无所有，就象她这样的爱，痴情地珍藏了这些信。

四十八

把美和秩序复归我孤伶的生活吧，女人，恰似你在世时曾经把它们带进我的家一样。

扫去时间尘封的瓦砾，盛满空阒的瓶罐，把所有荒芜废弛的东西都修葺起来。

然后打开神殿的幽秘的门，点起蜡烛，让咱们在那

儿，在上帝面前默默相见。

四十九

当琴弦在调谐乐音的时候，我痛苦难忍，我的主人！

奏起你的乐曲吧，让我忘却痛苦，让我在美丽动听的乐声中感受你在那无情的岁月中萦绕在你心头的一切。

行将逝去的夜，在我门边留连不去，让她在阵阵歌声中告别吧。

把你的心伴随着从你的繁星中倾泻下来的曲调，倾注到我的生命的琴弦中来吧，我的主人。

五十

在电光闪烁的瞬间，我见到了你在我生命里的无限的创造——大千世界通过多少次死亡而进行的创造。

当我看到我的生命操在毫无意义的时刻的手中时，我为自己的卑贱而哭泣——但当我看到我的生命操在你

的手中时，我懂得它无比宝贵，我不能把它虚掷于没没无闻。

五十一

我知道有一天，在暮色苍茫中，太阳将向我最后告别。牧羊人将在榕树林下吹起笛子，羊群在河边的山坡上吃草，而我的日子将隐入黑暗。

这是我的祈求，在我离去之前，愿我能知道，为什么大地要召唤我到她的怀里去。

为什么她的静寂的夜向我诉说星星，她的白昼把我的思绪吻成花朵。

在我离去之前，愿我能在我最后的副歌上缭绕迟留，使曲尽声绝，愿这盏灯儿点亮，让我能看见你的脸和那只编好给你戴上的花环。

五十二

这是什么音乐，它的节拍能动摇世界?

当它落在生命的峰巅，我们大声欢笑，而当它重又隐没时，我们恐惧地畏缩不前。

但是乐奏却始终如一，随着这永无穷尽的音乐的节奏，时而高昂，时而消寂。

你把你的珍宝藏在你的掌中，于是我们高呼我们给人抢了。

但是任你张开或握紧你的手掌，得和失都是一样。

在你同自己玩耍的游戏中，你既是胜利者，又是失败者。

五十三

我曾用我的眼睛和我的四肢亲吻这个世界，我曾把它密密层层地裹在我的心里；我也曾用思念淹没了它的日日夜夜，直到这世界和我的生命成为一体——于是我爱我的生命，因为我爱这片与我交织在一起的天空的光明。

倘若离开这个世界与爱这个世界是一样真实——那么在生命的会见和别离中必定自有含义。

倘若这种爱会被死亡所欺骗，那么这种欺骗的虫豸就会蛀蚀万物，而星星也会枯萎，变得一片漆黑。

五十四

浮云对我说："我要消失了。"夜说："我要投入火红的黎明。"

痛苦说："我要象他的足迹一样保持缄默。"

"我要在丰满之中死去，"我的生命对我说。

大地说："我的光芒时时刻刻都亲吻着你的思想。"

"年光流逝，"爱情说，"但是我等着你。"

死亡说："我要把你的生命的船划过大海去。"

五十五

诗人杜锡达斯在恒河边人们焚化死者的荒地漫步，深深陷入沉思。

他发现一个女人正坐在她死去的丈夫的脚边，她衣饰华丽，仿佛要去参加婚礼一样。

当她看见他的时候，她站起来向他弯身施礼，说道："大师，您开开恩，准许我跟随我的丈夫到天国去吧。"

"为什么这么急，我的女儿？"杜锡达斯问。"天

国是上帝创造，难道这人间不也是他的吗？”

“我不想望天国，”那女人说。“我要我的丈夫。”

杜锡达斯微笑着对她说：“回家去吧，我的孩子。不出这个月，你就会找到你的丈夫。”

女人满怀希望回去了。杜锡达斯每天去看望她，教给她崇高的思想，让她去思索，直到她的心充满了神圣的爱。

一月未尽，邻居们上她的家去看她，问道：“女人，你找到了你的丈夫没有？”

这个寡妇微笑着说：“我找到啦。”

他们渴切地问：“他在哪儿？”

“我的丈夫在我心里，和我溶为一体了，”女人说。

五十六

你来到我的身边作片刻的停留，用存于造化心中的女性的神秘触摸我。

她永远以上帝自己流露的美来报答上帝；她的本性永远是那么清新美丽而又青春；她在潺潺流水中舞蹈，在晨曦中歌唱；她以起伏的波涛哺育干渴的大地；在一阵无法遏制的喜悦中，上帝在她身上裂成两爿，并在爱的痛苦中泛滥溢流。

五十七

那长留在我心中的她是谁，那永远是这样孤零的女人？

我曾向她求爱，但我无法赢得她。

我曾给她戴上花环，歌唱赞美她。

一抹微笑在她脸上闪了一下，接着消失了。

“你不能使我快乐，”她叫道，这个悲伤的女人。

我给她买镶着珠宝的脚镯，用嵌着宝石的扇子给她打扇，我还在黄金制成的床架上为她铺设了卧床。

她的眼睛闪出一丝快活的微光，接着熄灭了。

“我不喜欢这些，”她喊道，这个悲伤的女人。

我让她坐上一辆凯旋的战车，走遍天涯海角。

被征服的心都拜倒在她的脚下，欢呼声响彻云霄。

她的眼睛射出骄傲的光芒，接着便在泪珠中黯淡了。

“征服不能使我欢乐，”她喊道，这个悲伤的女人。

我问她：“告诉我，你寻找谁？”

她只是说:“我在等待那个我不知道他名字的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喊道:“我不认识的爱人什么时候来，并永远为我所熟识呢? ”

五十八

你是发自黑暗的光，是从斗争的破裂的心上萌生的善。

你是向世界敞开的家，是召唤人们奔赴战场的爱。

你是当世间万物都是一失的时候，而仍不失为一得的礼物，是从死亡之穴流出的生命。

你是陨落于凡俗的尘土之中的天国，你为我而设，为众人而设。

五十九

当我倦于奔波道途，酷热的暑天又使我干渴难忍的时候；当幽灵般的黄昏把幢幢阴影笼罩着我的生命的时候，我的朋友，此时此刻我不仅渴望听到你的声音，而且渴望你的抚摸。

我的心由于沉重的负担而感到痛楚，因为它没有把它所有的财富给予你。

请从黑夜伸出你的手来，让我握住它，充满它，保有它，在我漫长的的寂寞的岁月里，让我感受它的抚摸。

六十

芬芳的气息在花蕾中叫喊："天哪，春天欢乐的日子过去啦，而我却是一个关在花瓣里的囚徒！"

别灰心丧气，胆小的东西！

你的镣铐自会迸裂，蓓蕾也会开放鲜花，而当你在生命完满之际凋谢，即使那时春光依然长在。

芬芳的气息在花蕾里喘息，焦急地喊道："天啊，时间过去啦，可我还不知道要上哪儿去，也不知道要寻找什么！"

别灰心丧气，胆小的东西！

春风无意中已听到你的愿望，你的生存不得到满足，日子就不会终止。

黑暗是她的未来，因此芬芳的气息在绝望中哭喊："天啊，这究竟是谁的过错，使我的生命如此碌碌无为？"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要这样？”

别灰心丧气，胆小的东西！

当你把你的生命与整个生命溶为一体，终于知道你生命的目的时，美妙的黎明就近在咫尺。

六十一

她还是个孩子，我的主人。

她在你的宫殿里到处奔跑玩耍，而且也想把你变成玩具。

她任凭她的头发散落，也不管她的长袍在尘土里拖曳。

你给她说话，她却睡熟了，不回答你的话——你早晨给她的那朵花，也从她手里掉落在尘土。

当风雨大作，天空一片晦暗时，她忐忑不眠，玩偶都丢在地上，她惊恐地紧贴着你。

她害怕她可能无法为你效劳。

但你微微含笑着观看她玩耍。

那坐在尘土中的孩子是你命定的新娘；她的游戏将会静止，并深化为爱。

六十二

“哦，太阳，除了天空还有什么能容得下你的形象？”

“我梦见你，但我决不能想望为你效劳，”露珠哭泣说：“我太渺小，我载不动你，伟大的主人，我的生命全是泪珠。”

“我照亮无垠的天空，但我也能倾心于一滴小小的露珠，”太阳这样说。“我将化为星星之火而充满你，那时你渺小的生命就会变成一颗大笑的光球。”

六十三

那种放纵无度的爱不是我所希求的，它不过象起着泡沫的酒，顷刻之间就会从杯中溢出，而徒然流失。

请给我这样的爱，它冷冽而纯净象你的雨，赐福给干渴的大地，注满质朴的水罐。

请给我这样的爱，它将渗入生命的中心，象那看不见的树液，流遍生命之树，使它开花，使它结果。

请给予我这样的爱，使我的心因为充满和平而常保宁静。

六十四

林木虬结，枝叶纷披，一轮斜阳落在林中的小河西沿。

与世隔绝的孩子们把牛群赶回了家，便围坐在篝火边，倾听伽乌塔马大师讲经。这时，一个陌生的孩子走来，捧着鲜花和水果，向他致敬，他跪在他的脚下，他的声音象小鸟般婉啭悦耳——“大师，我到您这儿来，求您把我带到至高无上的真理的路上去。”

“我的名字叫沙蒂雅卡马。”

“愿上帝降福给你，”大师说。

“我的孩子，你属于哪个部族？只有婆罗门才配追求最高真理。”

“大师，”孩子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属于哪个部族。我要去问我的母亲。”

说着，沙蒂雅卡马便起身告别，他涉过溪流，回到那荒沙地的尽头，栖立在沉睡的村落边的那所他母亲的

茅屋。

屋子里灯火荧然，母亲在暮色苍茫中倚着柴扉等待儿子归来。

她把他搂在怀里，吻着他的头发，问他去找大师的结果。

“我的爸爸叫什么名字，亲爱的妈妈？”孩子问道。

“大师对我说，只有婆罗门才配追求最高的真理。”

女人垂下眼帘，低声说：

“我年轻的时候，是个穷姑娘，我有过很多老爷。可你确实是来到你的妈妈加巴拉怀里的孩子，我的宝贝，她没有丈夫。”

朝晖在林中修道院的树梢闪闪发光。

早晨浴后的学生们湿发蓬松地对着他们的老师，坐在古树下。

沙蒂雅卡马走来了。

他在圣人的脚边深深鞠躬施礼，静静地伫立着。

“告诉我，”这位伟大的导师问他。“你属于什么部族？”

“老爷，”他答道，“这我不知道。我问我妈妈的时候，她说：‘我年轻的时候，服侍过很多老爷，可你确实是来到你妈妈加巴拉怀里的孩子，她没有丈夫。’”

顿时升起一片嘁嘁喳喳的声音，象蜜蜂在蜂房里受到骚扰而发出的愤怒的嗡嗡声；学生们对这个弃儿无耻

的狂言窃窃私议。

伽乌塔马大师从座上起立，他伸出双臂把孩子搂在胸前，说道：“我的孩子，你是最好的婆罗门。你具有最高尚的真理的传统。”

六十五

也许在这座城里有一所屋子，今天早晨在朝阳的爱抚下，它的大门永远敞开，那里，光明的使命已经完成。

在篱边，在花园，鲜花已经开放，也许有一颗心，今朝在这朵朵鲜花中，已经发现了从永无穷尽的时间之川送来的礼物。

六十六

听啊，我的心，在他的笛声里有野花芳香的音乐，有绿叶闪烁，水波粼粼和回响着蜜蜂振翅声的重重浓荫的音乐。

这笛声从我的朋友的唇边偷来她那嫣然一笑，并把那笑声撒在我的生命之上。

……*

六十九

你藏在我的心中央，所以当我的心彷徨无主的时候，她从未觅见你；你躲开了我的爱情和希望，直到最后，因为你始终在它们之中。

你是我青春年少欢谑游戏时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喜悦，当时我耽于游乐而无暇顾及，喜悦便倏然逝去了。

你在我的生命处于狂喜而心迷神醉之际，向我歌唱，而我却忘记了向你歌唱。

七十

当你把灯举在空中，灯光照在我的脸上，而阴影投在你的身上。

当我把爱的灯挂在我的心里，灯光照在你的身上，我却站在后面的阴影里。

……*

---

* 六十七，六十八，七十一，原缺

七十二

喜悦从四面八方奔集，以塑造我的躯体。

天空的光芒反复地吻她，直至把她吻醒。

匆匆来去的夏花，岁岁年年在她的呼吸中叹息，微风和水波的声音在她的动作中歌唱。

云霞和森林的色彩以波潮般的激情注入她的生命。宇宙万物的音乐爱抚着她的四肢，使之绰约多姿。

她是我的新娘，——她已经把她的灯在我的屋里点亮。

七十三

春天已带着它的绿叶和繁花进入我的躯体。

整个早晨蜜蜂都在那儿嘤嘤鸣唱，微风娇慵地在与绿荫嬉戏。

一股甘美的清泉从我内心深处涌出。

我的眼睛因为欢悦而湿润，犹如露水沾湿的清晨，生命在我周身颤抖，犹如琵琶拨响的琴弦。

你是否正独自在我涨潮的生命的河边缓步踯躅，哦，我那永无穷尽的岁月的爱人？

我的梦是否象张着彩色的翅膀的飞蛾，正围着你掠飞？

那一阵阵在我生命的黑暗的洞穴里回响着的声音，是否就是你的歌声？

今朝能听见在我的血管里正鸣响着繁忙时刻的嗡嗡声，能听见在我心中舞蹈的欢快的脚步声，和那永不平静的生命在我体内振翼鼓翅的嘈杂声的，除了你还有谁？

七十四

我的束缚已经斩除，债务已经偿清，我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任意东西，去来自由。

他们蜷缩在角落里，编结暗淡的时间之网，他们踞坐在尘土中数着钱，唤我回去。

但是我的剑已铸成，我已披上甲胄，我的战马急于扬蹄驰骋。

我将赢得我的王国。

七十五

我赤条条无姓无名，迸出一声哀号来到你的大地，才不过几天。

今天我欢声歌唱，而你，我的主人，从我的身边闪开，为了让我能把我的生命充盈。

甚至当我把我的歌曲奉献给你的时候，我也暗自希望人们来临，希望他们因为这些歌曲而爱我。

你喜欢看到我爱上你把我带来的这个世界。

七十六

我曾胆怯地匍伏在安全的庇护下，但如今当喜悦的波涛把我的心高高地抛向浪峰时，我的心却紧贴着它的苦恼的礁石。

我曾独自坐在我斗室的角落里，担心斗室湫隘无法接待来客，但如今当门扉突然被不期而至的喜悦打开时，我却发现这斗室不仅容得下你，也容得下整个世界。

我曾踮着脚尖步履轻盈地走路，也留心我的容貌仪态，我薰香涂脂，插金戴玉——但如今当一阵欢乐的旋风把我卷倒在尘土之中时，我在你的脚边却象一个孩子，在地上嬉笑翻滚。

七十七

这世界一度是你的，也永远是你的。

因为你无所企求，我的帝王，你的财富不足以使你欢乐。

你视财富如草芥。

所以你在漫长的岁月中，把你的一切给予我，而在我内心不断地赢得你的王国。

一天又一天，你从我的心头买得黎明，而且发现你的爱已刻成了我的生命的形象。

七十八

你给群鸟以歌曲，群鸟也报之以歌曲。

你只给我以声音，而要求于我的，却不仅是声音，

因此我歌唱。

你使你的风轻盈若飞，于是风就飞速地为你奔波。你在我手里托付了可以由我自己卸轻的重负，于是，最后我就获得了毫无挂碍地为你效劳的自由。

你创造了你的大地，使大地的阴荫充满了点点光影。

至此，你停止了；你把我撇在尘土中，赤手空拳地创造你的天国。

对于世间万物，你都给予；而对于我，你只索取。

我的生命的果实在阳光雨露下生长成熟，直至我收获的超过了你所播种的，使你心花怒放，哦，金色谷仓的主人！

七十九

别让我祈求我能幸免于遭遇危险，而祈求能面对危险而无所畏惧。

别让我要求把我的痛苦止息，而要求一颗能战胜痛苦的心。

别让我在人生的战场上寻求盟友，而寻求我自己的力量。

别让我在忐忑不安的恐惧中渴望得救，而希求能赢得我的自由的坚韧。

姑且承认我也许不是一个懦夫，在我欣喜于自己的成功之际，让我独自感受你的仁慈；但在我遭遇失败的时候，让我能找到你的手的紧握。

八十

当你孤身独处的时候，你不了解自己，而当疾风从这里掠向那更远的岸滩时，听不见一声差遣的呼喊。

我来了，你就醒了，天空也放出了万道霞光。

你使我化为繁花而花朵齐放；在各种形式的摇篮里把我摇荡；你把我藏在死亡中，又在生命中找到我。

我来了，你心潮起伏，你悲喜交集。

你抚摸我，使我颤抖而满怀爱情。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有一抹薄薄的羞涩，在我的心头有一缕恐惧的闪念；我的脸蒙着面纱，当我看不见你时，我忍不住低声哭泣。

然而我知道，你心里渴望看到我，在日出一次又一次敲响我的大门声中，这永无穷期的渴望在我门口呼喊。

八十一

你，在你永无穷尽的注视中，谛听着我追近的脚步声，而你的欢乐在黎明的晨曦中聚集，又突然变为光明灿照。

我越是挨近你，大海舞蹈的热情就越高。

你的世界是在你手中的一株枝叶交错的光明的花枝，但你的天国却在我秘密的心中；它怀着羞怯的爱情，徐徐绽放花蕾。

八十二

我独自坐在静思的阴影中，我一定要呼喊你的名字。

我一定要呼喊你的名字，不用任何言词，也不为任何目的。

因为我就象一个孩子，千百遍呼唤他的母亲，为自己能说“母亲”这个词而感到欣喜。

八十三

我感到所有的星星都在我心中闪耀。

世界象一股洪流涌进我的生命。

繁花在我身体里齐放。

大地与江河的全部青春活力，象一缕香烟在我的心中缭绕；世间万物的气息吹起我阵阵思绪，宛如吹奏一支短笛。

2

当世界沉睡的时候，我来到你的门前。

星星静谧无声，我不敢放声歌唱。

我等着，守着，直到你的身影掠过午夜的阳台，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于是在清晨，我在大路边歌唱；

围篱上的鲜花回答我的歌声，晨风在静静倾听；

旅人们蓦地驻足，凝望着我的脸，以为我呼唤了他们的名字。

3

把我留在你的门边，永远为你的愿望效命，也让我接受你的召唤而在你的国度里奔走四方吧。

别让我沉没并消失于消沉的深渊。

别让我的生命因年光虚掷一无所成而变为碎片。

别让重重疑虑——那使人意乱心烦的尘埃——把我困住

别让我为了搜集许多东西而寻求许多途径。

别让我屈服于多数人的压力。

让我高高地扬起头来，以作为你的仆人而自豪。

八十四

划手们

你们可听见远处死亡的喧嚣，

那来自火海和毒云中的呼喊?

——船长呼喊舵手把船首转向未名的岸滩，因为港口里停滞的时候已过，

人们在那儿把同样的老商品周而复始地买进卖出，

那儿朽废之物在枯竭和一无所有的真理中漂浮。

他们突然惊醒，问道：

“伙伴们，敲过几点钟啦？

什么时候天才亮？”

滚滚的乌云抹去了星星——

那么有谁能瞧见白天召唤的手指？

他们手握船桨奔出屋去，床上空无一人。

母亲在祈祷，妻子在门边守望；

一声离别的哀号升向天空，

黑暗里传来船长的声音：

“来啊，水手们，在港湾里停泊的时间已经过去啦！”

尽管世间所有的罪恶已经冲决了它们的堤岸，划手们，怀着你们灵魂里悲痛的祝福，各就各位吧！

你们责怪谁，兄弟们？低下头来吧！

这罪愆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多少年代在上帝心中积累的热——

弱者的怯懦，强者的骄横，富豪的贪婪，含冤者的怨恨，豪族的骄傲，对人的侮辱——

喷薄而出化为风暴，破坏了上帝的平静。

让暴风雨把它的心撕裂，象一只成熟的荚果，化作_阵阵震雷，撒向四方。

停止你们诋毁别人揄扬自己的喧闹声吧，你们默念着祈祷，神色镇定地划向那未名的岸滩吧。

我们每天都经历罪与恶，我们也经历过死亡。

它们象浮云一般掠过我们的世界，以它们瞬息易逝的闪电的大笑嘲弄我们。

突然间它们戛然而止，变为奇异的怪物，而人们必须站在它们面前说：

“我们不怕你，哦，魔鬼！因为我们原是靠着征服你，每一天才活下去的，

我们与信念共存亡：相信和平是真实的，善也是真实的，而真实是永恒不灭的上帝！”

假若永生不寓于死亡的心中，

假若欢乐的智慧开花而不胀破悲伤的护鞘，

假若罪恶不死于自我败露，

假若骄矜不在它沉重在勋章之下破灭，

那么驱使这些人象曙光中的星星冲向死亡似地离别他们家园的希望又从何而来?

难道殉难者的鲜血和他们的母亲的眼泪全都白白消失在大地的尘土之中，他们付出的代价买不到天国?

而当世人突破尘世的界限的时候，那不就是无限显现的时刻?

八十五

失败者之歌

我站在大路边，我的主人吩咐我唱失败之歌，因为失败是他私下求爱的新娘。

他蒙上了深色的面纱，不让众人瞧见她的脸，但是她胸前的宝石却在黑暗里闪闪发光。

白昼遗弃了她，但上帝的夜却用它点燃的灯和露湿的花等着她。

她默默无语，眼睛低垂；她已撇下了她的家，从她的家里传来了风中的哀号。

但是繁星却对一张饱经困苦羞辱而美丽动人的脸，唱着永恒的恋歌。

那间寂寞的卧室已经把门打开，呼唤的声音也已经传出，黑暗的心却因为即将来临的约会而懔然跳动。

八十六

感　　恩

那些在傲慢的道路上行走的人，把微贱的生命踩在脚下，他们沾着鲜血的脚印盖满了嫩绿的大地。

让他们欢欣雀跃吧，感谢您，上帝，因为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但是我满怀感激之情，因为我与卑微者同命运，他们忍受苦难，肩负权势的重压，在暗地里他们掩面饮泣吞声。

他们的痛苦每一次抽搐都在你的黑夜的隐秘的深处跳动，每一次受到的侮辱都汇成了你巨大的沉默。

但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哦，太阳，照耀在那颗颗流着鲜血的心上，开放出朵朵黎明的鲜花，而火炬通明的骄傲的欢宴，却已化为一片灰烬。

采　果　集

（印度）泰戈尔

汤 永 宽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 3 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25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江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110 · 188　　定价：0.20 元

封面设计：任　意

统一书号：10110 · 188
定　　价：　0.20 元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 OCR、校对
2008 年 4 月 24 日星期四
2:10:36
ljctt@263.net